

□散 文

这里是淮南

杨 坤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出自《晏子春秋》的这一名句，“淮南”“淮北”并非特指安徽的两座城市，可也让两地家喻户晓。

我对淮南的印象极为深刻。她的名字和我的老家淮北，仅一字之差，一个是“南”，一个是“北”，比较容易记住。这两座城市又都是重要的煤炭基地，淮北有淮北矿业集团，淮南有淮南矿业集团，很有渊源。

虽说淮南是一座“煤城”，可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这里山水共生，绿意盎然，八公山南北延绵，焦岗湖壮阔如画，大通湿地静谧秀丽，茅仙古洞花灼草丰，上窑森林公园银杏参云，生态绿廊、景观视廊、城市游廊移步可见。难怪诗仙李白在这里发出“复作淮南客，因逢桂树留”的感慨。

以前从合肥开车回老家淮北，通常是从金寨路上高速，走老的合徐高速。蚌合高速开通以后，每次从集贤路或者长江西路上高速，便捷了许多。走这条路，淮南是必经之地，时常到了饭点，索性从淮南下高速，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再继续赶路。

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淮南牛肉汤被纳入中华营养早餐工程，而后又被中国烹饪协会录入首批“中华小吃名录”。这些年，我曾多次对这碗汤做过专题采访。淮南牛肉汤的精髓在于汤，有一次，为了拍摄熬汤过程，我们凌晨三点钟就起了床。店老板告诉我们，他家熬汤所用的料是祖传配方，配比有着严格要求，对牛肉的选择也很有讲究。

淮南人盛情。有朋自远方来，多少要整几盅，划拳助兴，不醉不归，喝高兴了换个地儿再继续。头一天晚上陪喝酒，第二天早上陪喝汤。牛肉汤醒酒，一大早就被拉到街上喝碗汤，不一会儿几大汗淋漓，神清气爽。

淮南的另一道美食就是豆腐。2000多年前，西汉淮南王刘安渴求长生不老，在八公山上谈仙论道，著书炼丹。炼丹时的一次失误，让莹白细腻、鲜嫩绵滑的豆腐意外诞生，刘安也无意中成为“豆腐始祖”。如今，家常美食已成“中国地理标志”，淮南也被誉为“豆腐之乡”。

一次去淮南，朋友热情接待，特意安排了豆腐宴，一大桌菜，全部是用豆腐做成的，淮王八公碟、刘安巧点丹、银

丝豆腐球、玉麒麟豆腐、铁板烤豆腐、豆腐黄金条……菜名起的诗意盎然，摆盘创意也独具匠心，看的人眼花缭乱，吃起来美味可口，真所谓“莫道豆腐平常菜，大厨烹成席上珍”。

我还记得，2016年1月5日那天，我恰好在淮南出差，在酒店看到当天的《淮南日报》，头版头条赫然印着一个大标题：《寿县正式划归淮南市管辖》，暗暗为这段姻缘拍手称赞。区划调整后的淮南，大家庭再添新成员，地域扩大，文化延展，潜力无限。

淮南与合肥是邻居，其东南与合肥接壤，两地往来密切，坐高铁只要半个多小时，驾车也就一个小时。有几次和淮南的朋友聊着聊着，临时决定从合肥赶到淮南吃饭，虽是两城，却似同城。的确，合淮同城化发展以来，两地确定了教育、文旅等34项重点项目及合作事项，往来更频，“亲戚”更亲，合作更紧，让这座煤炭城市在转型发展的路上原地起飞，未来可期。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一份成绩单显示：2023年上半年，淮南市主要经济指标排名中有16项指标居全省前8位，

其中11项指标居全省前3位。更为可喜的是，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递进了6位、6位、11位。提速之快，惊艳四座。

时光向前，淮南向上，但历史不能忘记。在淮南市大通矿南，有一座大通“万人坑”纪念馆，这是淮南人记忆中惨痛的一页。

1938年6月4日，日本侵占了淮南大通煤矿，在其后的七年间，他们在大通煤矿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据统计，在1938年6月至1945年8月间，大通煤矿有17000多人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尸体被抛弃在荒山脚下，堆积如山。1943年春，尸体腐烂，日本侵略者忍受不了尸腐的臭气，强令矿工们挖了三条长约20米、宽5米、深3米的大坑，将遍地尸骨抛入坑内，就形成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如今，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淮南人从未忘却这段历史。这些纪念馆让更多的淮南人了解到这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也时刻警示淮南的年轻一代：勿忘国难，勿忘国耻。

□组 诗

在飞翔中聆听秋天的歌谣

李惠艳

秋天的向往

沿着水城的走向
聆听秋天金灿灿的歌谣
熟悉而又陌生的旋律
有了一种情真意切的依恋
在眺望视线中若隐若现

年轮串起的故事自手心滑落
曾经的文字显得有几分单薄
如同那风中的诉说
在这金色的秋天日渐熟稔起来
而我却始终无法靠近
一万次神往中的港湾

无论走多远
唯有故乡父母的翘望
才是真正的依靠
无论时间如何流逝
唯有那份情感
才是今生今世不变的向往

如水的琴音

穿越如水的琴音
岁月的风在守望日渐苍老
寻不到最初琴瑟的轻盈与美妙
如同面对这低矮的黄昏
总会想起退去海潮的沙滩
还残留着生命的清新和脚印的渴望

灯光捧读的诗句
在视线中接近清脆的诺言

那是季节的音符
回荡在命运的河谷
直抵回眸中颤动的心灵

水边的鸟声
没有留下太多的宁静
唯有被月亮撕开的黑夜
还在跋涉中残喘呼吸
枕着温存的星光
思念的音符起起落落
点缀今夜的平淡和来世的情缘

一首歌谣很熟悉

从梦开始的地方出发
被情感一生恪守的诺言
在黎明的晨露中
披上一腔湿漉漉的乡愁

悦耳的短笛走不出纯纯的乡音
浓浓的诗韵走不出庄稼的厚重
一茬茬收割的粮食
不因季节的改变
而道破企盼的谜底
苍郁的农谚在手心一次次滑落

能够选择的不仅是远方的渔火
也不仅是振翅飞翔的流萤
不用告诉我天空对大地的爱恋
在专注的牵挂中
一定有一首歌谣很熟悉
在倾听的流淌中
一定有一种激情曾经掠过

□随 笔

秋胜一壶酒

张承斌

时序入秋，天渐转凉，燥热慢慢退却，万物顺之应变，世界在我们眼里悄悄起了微妙的变化。而我们对待秋天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人厌秋、悲秋。以为秋风如刀，肃杀了世间的生机，枯败、凋零便由此开始。予人逍遥自在的美景将丰腴不再，昨日黄花会日比一日枯瘦。候鸟南飞，草木消沉。山川风物直至落得个山穷水尽，碧霄隐逸，尔后才始望柳暗花明。

有人爱之。天，蓝得深远，旷达，让你有说不出的欢喜，恨不得生出一对翅膀飞上去触碰一番。白云，在天庭悠闲地散步，一副我行我乐与世无争的样子。移步山间、田野，倾听浓荫背后的泉水叮咚，涧溪在人迹疏远处独自了了。雀鸟争鸣，瓜果飘香于枝头蔓上，将岁月淬炼而就的成熟倾囊奉上。稻浪翻滚，牛肥马壮，农人的笑靥一如绽放的夏荷，清香四溢而迷人。这一切，真可谓秋韵绵绵，长胜无绝衰。

但，季节自有其节奏。它缓缓悠悠，以幽谷清泉灌过每一块石头，流经每一寸土地，润物无痕，浸心无印。你昂首，忽见空中飞过一群旧雁，西去的一朵云彩，枝头落下来的一片黄叶，统统收纳其中，孕育成秋日的一道别样风景，艳人耳目。凉意，趁与秋香一齐携手而来，我们在鼻翼翕动中，不知不觉就随手裹紧了原本单薄的身子。

我喜欢这美丽、成熟的秋。它像一个风韵犹存的年老女子，铅华洗净，素面朝天，仍旧一副绝美姿态。它更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壮汉子，历经生活的无数次磨练，筋骨刚强，胸襟广阔，性格愈加稳重而旷达。

当一场浅白在不经意间悄然落下，短暂漂白了岁月的容颜，你是否会感叹光阴无情？然而，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收获了人生中的一次次或大或小的成功。

某日，趁着秋兴，约上三五好友一同登山入林，尔后闲坐于块石之上对饮小酌。酒花沿着纯明的杯底徐徐浮起一层气泡，而后不断重叠。轻轻摇晃酒杯，它们便复归原型。浓郁的香气随着微风四散逃离。瞬间，一干人马连同周围的万千景物，似乎都迷醉不醒了。言谈举止亦洒脱不拘，纷纷对酒当歌，沉吟不绝。此刻，没有什么比眼前的情景更叫人兴奋，叫人开心。把酒临风，发丝飘逸，目光悠远，耳畔松涛阵阵，所有的烦恼皆抛诸脑后，只尽情享受眼前这一片秋色，感受秋韵之美，这才是真切可见的流淌着的旋律。



晨光帆影

张亦柯 摄



大地的肌肤

王建摄

□散 文

处暑还暑

潘玉毅

世间的事，总需要一个过程，暑意的消退也是如此。如果说立秋是秋天的彩排，那么处暑则是秋天的正式登场演出。处暑之日，从气象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真正进入秋天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言道：“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由此不难看出，处暑还是一个谐音，有出暑之意。但从人们肌肤上感受到的热度来说，暑意虽然较先前有所削弱，但并不是十分明显，热浪、高温总是在人不经意的時候卷土重来。尤其在长江以南，更是如此。

雷暴天气跟暑意相仿，已不似一个月前这般密集，气温迟迟不肯降下来，仿佛小孩子正玩得兴头上，一时难以约束。人们越是盼着它安静下来，它闹得越是厉害。这个节气就是这么任性，故而还有个外号叫“秋老虎”。民间谚语有云：“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

尽管空气里还有暑意，但树上知了的声音已经由密转疏，田里青蛙的呱呱之语也渐渐由高转低，雨还在下着，但已不似炎夏时那么骇人，说翻脸就翻脸。可能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修行，它的脾气变好了许多，知道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因而学会了宛转的表达，但多情未改，时不时仍要抽泣几声，流下一行行的泪来。

记得高中时候，地理老师曾在课堂上说，“一场秋

雨一场寒”，但这种寒意于处暑时候的我们来说似乎并不真实。宋人苏洵在诗中写道：“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应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意思是说，处暑过后凉意生，秋高气爽的天气来了；第二重意思则是说虽然有了凉意，但并不深浓，甚至是有若若无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故云“值万金”。由此约略可知，经历了酷暑煎熬的人们对这新凉是有多么地期待。

这时，在空调房里躲了一夏的都市人不约而同地探出了脑袋，寻觅山野间的秋意，看天上的云卷云舒。在久远之前，国人就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一说，处暑的云不似春日的云天真烂漫、甜美可爱，也不似夏日的云多变，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阴云密布，但它独有一种气质，就是从容，从容不迫地好似闲庭漫步。

也有些人并不出门，窝在家里做白日梦。有道是，春困秋乏夏打盹。懒惰的人最是长情，对他们来说，管你天地变色，懒是一如既往的。但勤快也是这个季节的一大特色，处暑前后，北方的谷物熟了，南方的休渔期也结束了，人们摩拳擦掌，忙碌开了。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这个时候正在课堂里读着欧阳修的《秋声赋》：“……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下课铃一响，扔掉书本，操场里撒欢去了。

□小小 说

过“河”的人

叶荣荣

常常半天不说一句话，也能配合得天衣无缝。老板得了空，喜欢跟吃客聊天。其时，他们的儿子正在高三的教室里跟命运较劲。老板说，应该能考上211。211的光环比煤球火焰的光芒还要灼目，老板的嘴角咧开了，老板的肩胛颤动了。我也咧开了嘴，这也是我曾经的梦想，我有点想见小伙子。

见到他时，高考录取已经结束。他来帮活，擦桌子、倒垃圾，然后就在在一旁候着，闷不作声。他的模样和架势很像当年“挡杀人、佛挡杀佛”的韩国围棋天王“石佛”。我猜想跟“石佛”聊出点什么应该没可能，所以我寄希望于老板。老板早已忍受不了一碗又一碗打捞不尽的热粉丝，急不可耐下手向我报喜。考上了南京一所著名的211大学，下星期就去报到，一家人都去。老板娘提着剃刀的手明显加力了，震得车顶嗡嗡作响，烤串砰砰在碟子里跳。我再看向小伙，依旧不动声色。

香桂小吃终于鸟枪换炮，结束了长年租用

场地的日子，用多年的辛劳买下了一处店铺。有了自己的场所，营业时间可以延长到深夜，夜宵收入会增加，但也意味着会更辛苦。话题自然少不了他们的儿子，这位优秀的小伙迈着坚实的脚步继续奋进，保研上了本校的研究生。老板感慨：这是他们村第一个211的研究生。

香桂的生意越来越好，幸福的烦恼也如影随形。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多功能电动餐车旁吃客们围成一圈，点这那那，七嘴八舌。卡座里的也不省心，催促声声，唤声连连。老板和老板娘实在是在应接不暇，忙瘫了手脚也跟不上，对吃客的态度自然就有些焦躁。我们知趣地回头，另寻吃处，也许这是对香桂最好的照顾了。

细雨淅沥的傍晚，我们在香桂吃晚饭。此刻，吃客零星，老板点燃一根烟在我对面坐下。他说，他可能干不了几年了。我问，为啥？儿子读研已经毕业，在南京找到了很不错的工作，还谈了女朋友。他们替儿子付了买房首付款，

儿子正式成了城里人。过几年有了孙子或是孙女，老两口就关店去南京带娃。我送上衷心的祝福，感想到：也该歇歇了。这时的他，却少了往常的兴奋，神色平静地诉说起自己的往事。

二十五年前从工厂下岗，迫于生计，拉着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支起了小吃摊。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被同行排挤、被城管驱赶，尝尽了生活的心酸。最初生意惨淡，一天只卖出2碗米线 and 5根烤串。这期间还陷入老人生病四处举债、被人诈骗痛不欲生、买错了烹炸的食材后，身上再也掏不出10块钱的悲惨境地。等到生意好了，连睡一个囫圄觉，歇一天都成了奢望。伸出的手像萝卜擦，脸色黄得像蜡，身子躬得像虾……

老板长吁，人一生像在过河，竭力扑腾就想尽快上岸。

我也长叹，生活不易，命运屈服于跟它较劲的人。

吃客来来往往，过客匆匆忙忙。有多少是香桂的同行者？风雨里，掩不住的那一双双疲惫却坚毅的眼神，正如香桂小吃的招牌霓虹，在蒙蒙夜色里倔强地眨着眼。

拼力过“河”的人，星光不问，时光不负。每一次竭尽所能地“扑腾”，都是生命之树的拔节，刚劲得让天地为之侧目。